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七

梁惠王下

仁心
460
17

朱子注

卷之十七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七

朱世椿爾遐

丹陽吳基係右真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全校

毛玉虎聖羽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章全直

通章以與民同樂為主王之好樂甚重看同樂甚也甚之為言非謂古樂之甚于今樂止謂同樂之甚于獨樂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能滿其好樂之量便可致王先王世俗云乎哉同樂在仁政上說非鐘鼓管籥之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仁12
2460
18

東坡先生
學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七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參蒙引莊暴見孟子曰暴昔者進見于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于音樂暴以人主好尚宜慎可否未決彼時未有以對也曰王好樂何如疑有病于治也孟子曰好樂亦無妨也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誠甚而推廣之以盡其量則齊國其庶幾乎治乎

析講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是于王云云○此節王之好樂甚是足論道理須暗含同樂意○甚字孟子看極好不是說耳目玩好之情好得真至就中有不作用處而盡好樂之量斯乃為其庶幾只說近治便含此王意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參序孟子之心欲待暴再問以發其意而暴不能然故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嘗自慚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新聲俚曲取飾一時之聽聞而已何可使聞于夫子耶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參蒙引孟子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王但好樂之甚而充滿其量則齊其庶幾乎不必計樂之今古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何異哉析講此節王之好樂甚是激切告君之詞要得鼓動齊王意樂以情言不在聲容上○今樂猶古樂范氏註但與民同樂之意無古今相氏亦曰使人疾首蹙額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蓋咸英韶濩古樂也不與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于氏得其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參蒙引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

先即常情以引之曰獨自作樂以為樂與人作樂以為樂

者果孰樂王曰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舒不若與人之為其

日與數人作樂以為樂與衆人作樂以為樂一者又孰樂王

日與少而衆不預情亦未暢固不若與衆之為其

析講此以人之常情發其本心之明也與人與衆只就人之

常情言未說到治上去蓋先以常情探之而上既明下衆人

與衆之為樂則亦不遠于人情而好樂甚的道理因此易識

而可與言矣○與衆字不是百姓只是多人○項仲昭曰獨

樂一段不是問他全是啓發他全心以為言樂張本○可得

聞與以指好樂甚而齊庶幾不兼問今樂猶古樂意所重不

在此○樂樂鼓樂以為樂也○存疑與人與衆如何為好樂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序曰王如知此臣請為王言樂

析講為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下

一節止言不甚與甚末節是言庶幾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

感子六反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類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參序今王試鼓樂于此王之百姓聞王所奏鐘鼓之聲與夫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以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皆離散窮苦如此獨不一動念乎今王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于此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額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類連如此獨不一慮念乎夫民不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蓋由乎白獨樂其身而民之窮困有所不恤不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析講至于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讀。太全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趙氏曰樂以鼓爲節周禮

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二節孟子不便告以樂之甚先以作樂所應之民情而推其獨樂借樂之效以見甚與不甚正欲其觀民之情而教之以甚也俱是虛設情景非齊王寡事至末節方是勉王。○玩中間兩使字是不堪之詞兩庶幾字是欣幸之詞疾首蹙額蓋飢者勿食勞者勿息之情狀對欣欣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鼓樂邊重田獵只帶言之蓋亦人君所好之樂事也。○舉鐘鼓管籥以該八音舉羽旄以該旌旗之屬。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參存疑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鼓樂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田獵也。夫民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析講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若如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之意。○蒙引註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與民同樂非與民同鼓樂也。○東坡曰：動勞之主，鐘鼓之樂，卒歲有幾，憂勤人過而疾病生焉。小民之所恐也。故一聞樂而欣欣曰：「庶幾無疾病與。」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節舞心，於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亦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武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苟正其本而已。○參蒙引：夫好樂之心，私心同而民之樂音因之，可見君當與民同樂矣。今王好樂而即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能與百姓同之，使得交生樂業，則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庶幾又何疑乎？安見今樂之不如古樂也。

析講此節，纔寔落勉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則王矣便是齊其庶幾未須補不必慚，今樂非古樂，意方完，與百姓同樂，謂不論其今樂古樂，但不思獨樂，平已而必推不若與人與衆之心，以行在政使民心相樂，各得其所，則不特吾國之民無疾首蹙額之容，而有欣欣喜色之告，即天下之民亦皆聞風歸往矣。如此說，方與好樂意有關。

齊宣章全旨

通章重與民同之，一句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也。其民猶以為大何也，句分上，是齊王就制度上較之大小，而與其民下，是孟子就民心上原圖。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

直戀反

囿者蓄畜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終序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也，亦有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也。

析講大全張氏曰：意齊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哉？此蓋其荒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蕘得往，知其然也。○孟子因齊王問文囿，說个于傳有之，切勿認真，蓋荒僻就錯，不與抵牾，遂借來作話柄，以顯誘王，引他到公利上去。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餘 蕘音餘

樂字王曰：文王之囿若是其大乎？曰：自王視之，若以為大，當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其小乎？文囿也，遠矣，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木

嘗以為己之私也民之欲為以牧養與楚以株耕者皆往其
中以取焉民之難以逐禽與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
以七十里之圍而與一國同之則用者
多而忘其大民之以為小不亦宜乎

析講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
其大亦忘之也若說物有限而取無窮是食利不使非王者
之民氣象○若是其大乎是驚異之詞亦自解之詞蓋齊王
因當時之民病其圍之大故援文圖以自解而先作此驚異
口吻也民猶以為小自便舍得與民同之意在內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

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

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亦
凶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參序若王之圍有不然而者臣始至王之境不敢遽入必先

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斯時也臣因問禁而聞郊
關之內有遊觀之圍方四十里不許百姓出入其中但百姓
設有殺其圍中之麋鹿者即如殺人之罪以百姓抵死則是
方四十里為阱坎于圍中以陷民于死地民犯之不敢避
乏不能民之視此圍直是陷阱矣而以為大
不亦宜乎王亦法文王而與民同之可也

析講趙注設陷阱者不過文天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為阱于國中何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圍中字亦
不虛以四十里而為圍本不大以四十里而
為阱便見其大○况又當國中而為之乎

齊宣章全旨

通章雖分管仁勇合之總是交鄰之道歸重在安

與天下相安苟仁專慎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
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賤義于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為不
仁不智矣是勇正所以善成其仁智也故舉文武二事証之
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
見古人處大小之間政不必詳勇但要從安天下之心起見
耳後段說安天下與前後保天下相應正是交鄰本關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

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太小強弱之私

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

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

謂狄人節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參淺說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相輯睦果有道乎孟子曰

有鄰國于我有大小有順逆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

知有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己之小而敬事鄰之大未嘗因

其使使而廢禮古之人有行之者大王句踐是也故大王事

者乎交鄰之道當以此為法

折講仁者惟見理而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

在己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則以心言以小事大則

以禮言○蒙引孟子胸中是先有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

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况仁者智者已有所指○齊王此問有息爭求寧之意小

大之國皆鄰也大事小事大正交鄰也兩惟字亦有意見

得鄰以逆施我以逆報此和好之所以不修而在不仁不

智者則為之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

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白知小不能敵大○顧麟士曰交鄰

之問雖似講信修睦意然則征伐吳文王歐厥生而

昆夷遠通惟太王避狄遷岐卒之子孫亦至于王皆足勉之

以有為意大抵交鄰亦是借端不甚扭其所問也知言好色

好貨而皆引之以同民亦然故後

一怒安民等亦不甚是分外話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天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備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參淺說益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

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其

心與天為一而包含偏覆無一物之不容其氣象足以保天

下四海雖大不在吾枯骨之中乎畏天者其心以天自守而

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其規模足以保其國敵國雖強在

我無可乘之譽其孰與侮之乎仁智之效如此

析講無所勉強之謂樂有所戒懼之謂畏樂畏一字已在上一

文為能二字內了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在智之妙耳非深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參淺說詩云人能畏天之明威不敢違逆于時可以保守天

兩自字見樂天意兩不敢字見畏天意○存疑包含偏覆二

句還在樂大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句見得○註保天下之

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而保一國之規模亦然○保天下

保字是容保保國的保字是保守○註理字兼得勢字亦必

用勢字形容理字出○輔氏曰保天下言仁者之氣象有此

效也非謂仁者之心欲其如此也○保天下保天下之人也

保其國保一己之國也說者只在氣象規模上說虛齋云當

作效說陳紫峰合二說看言樂天者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

足以保天下乎畏天者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

乎得之○保天下氣象承以大事小來以大

事小又須緊貼交鄰畏天亦然○彙解保天下言氣象者以

交鄰是諸侯事與王者大一統不同也然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亦定有保天下處保國即是定事

知矣王欲交鄰而以仁智之道歸處則

事大事小保國保天下何一之不善乎

析講大全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參淺說王曰夫口智交鄰之道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夫

子之斯言矣然寡人有氣稟之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

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合參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小勇耳夫小勇者激于一朝

之忿飽彼劍在手怒目而視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血

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王好王如好勇請于帝

王之大勇好之謙則為神武之不殺動則為威武之奮揚不

以血氣為勇而以理義為勇此王之所當好者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猊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

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

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參序吾嘗聞大勇于文王矣詩不云平密人違距王命侵阮

徂共王赫然奮怒于是整其師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衆以

是抑強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使天下大畏小懷以答其仰

望之心詩言若此此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陰

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寧輯不敢強凌弱

衆暴寡遂以安天下之民其勇何如大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凶王赫斯怒怒字發出
一怒安民之說蓋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有所畔獲歆羨也
○醒言以過三句一串下密人侵阮非侵周然侵所不已則
滋蔓何窮是天下之憂也此文王之勇只點透勇字下句方
見其大○以篤二句俱承王赫三句來蓋文王為方伯而密
人敢違其命以侵阮則是號令不行非周家之福再幹不舉
失民心之望故赫怒整兵而過密則有以篤祗而答天下也
一怒指過密說安天下之民即所謂對天下蓋過密則強陵
弱衆暴寡之患息而天下之民舉安矣大勇到此句方見出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
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
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
乎衡行謂作亂也蓋字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參漢論又嘗徵太勇丁武王矣書有曰天降生下民立之君
以治之立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輔助上帝所不及以安
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與之于四方也上天立君師之
意如此△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天下之有罪者我得而
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以虐民者乎以此書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二人橫行倡亂于
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舉兵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
析講按前講立我為之君與我為之師兩我字俱煩下倒裝
法也○天降三句是言天立之惟曰一句是言天立之意有
罪惟我在言已得而誅誅之也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已不
能容之也此二句皆承上五句天立之意來一人以下二句
是釋書意一人泛就上下說不必指紂而紂亦在其中蓋註
無明訓也有罪無罪泛指諸侯言心志謂天下人之心志也
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則有何作亂

之事乎。武王亦怒，亦字從文王來。文武一怒安民，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開去。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參序夫當今之世爲暴者亦多矣，王誠能效文武之所爲，舉太義以征有罪，奮然一怒而安天下之生民，將見天下之民如水火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節仁者智者義理之用，何以勇爲疾哉。至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足言矣。析講交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真爲佳。按樂天畏大節何叔京曰：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慙慙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于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之。不然是不仁而縱亂也。如太土句，處外卑躬而事大，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不然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于仁智哉。此已通後，大勇一截矣。然在講仁智時，此等議俱不得透盡。一透盡則王無好勇之變而獨孟子一怒安民之答矣。故雖一而仍還兩截。纒受。今王亦一怒亦字從文武來。胡雲峰曰：仁智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于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于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章全旨

此章總見人君當同樂于民之意。前三節問答已完，下引景公之事，是証以齊之件事，欲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樂以天下，句乃一篇之要領，其關係事在行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四字。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

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參大全齊王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王因誇其禮遇之隆曰賢者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自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是知此

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

析講觀集註不但與賢者共之可便見得與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者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辭驕○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

可說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

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按集註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樂解有字也○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室之外故曰離宮賢者何猶云雪宮寡人時遊以為樂也賢者至于于是邦亦有此樂乎蓋自賢

其能待賢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參淺說為下當安為下之介不得其樂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君當盡為君之道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析講大全蔡氏日用上句以陰助下句不中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參直解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如安居糧食民之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底樂事

丁殷爲之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
感懷亦必見臺池鳥獸而歡悅聞鐘鼓管籥而色喜而樂其
君之樂貧窮無告民之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民憂事一
感爲之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之得去其憂者莫不懷
感亦必有專爲之趨有難爲之赴而憂其君之憂樂民之樂
而使民亦樂其樂是樂以天下憂民之憂而使民亦憂其憂
是憂以天下夫憂樂皆不以己而休戚相通上下無間如此
則天下之民皆傾心歸附于我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析講說統曰此節根上與民同樂來憂樂低昂說樂民之樂
四句言憂樂相通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
憂樂大同要摹寫一段渾融和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是
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
情通于民因使民情通于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
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氣
象故謂其可王○麟士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答○言樂
併及憂者憂樂相反而定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專樂己之
樂樂己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
以天下也○君視民之樂如己之樂而必欲遂之則民亦視
君之樂如己之樂而相與樂之矣憂民之憂二句做此樂以
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憂樂通于天下則民思遂其樂而去其
憂者皆歸之故可以決其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備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

朝音潮
故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
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參漢說孟子勸王曰樂欲其聽而行之也因舉齊先世引之
曰昔者齊景公問于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君意
欲觀于轉附朝儻之山從遵海而南至于琅邪之邑但
不知吾何所修爲而得比于先王
之游觀當時後世皆以爲盛事也

析講此下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
述先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之以先王無流連不云緊喝

惟君所行正進以法先主也何修十字正與下
行字相應。只是引他法古不是要法景公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
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吾君此問也今以先王善之天子十一年而適乎諸侯之國
其名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
之治與否也諸侯六年而朝于天子之邦其名曰述職謂之
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廷也一以巡狩
而行一以述職而行是皆非無事者而又每年當春秋之時
循行郊野春則省民之耕其間播種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
補之秋則省民之斂其間收穫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
天子省其畿內諸侯省其國中其惓惓為民之心又如此故
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行游則誰知吾之不給不足而
吾何以蒙上之休美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
而何以蒙上之奮功是吾王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上之教也
析講蒙引巡狩述職又必解一一行一八遊所職何也正以見
無非事者言一為巡諸所一行一八遊所職于天子而行
是皆非無事者非謂解之也。一、諸侯省耕省斂不必通
管巡狩述職。太全或謂以。日巡狩述職亦
豈遊觀也哉而乃以答。亦說得遊豫。
省耕斂天子諸侯皆然在巡狩述職之外天子省其畿內諸

侯省其國中。○存疑無非事者非字言無字看。○醒言度非
真以遊豫著為令申也。雖一遊豫開亦使諸侯見其德意而
飲承之耳。○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以下言今時之弊。○天
子二段是為事而遊者。○以下是為民而遊。然為事亦以為
民。總是先王遊觀之善。用者雖有數。然天子諸侯夏諺只是
太子畿內之諺。蓋晏子引以為下。○十諸侯也。遊是遊觀
豫。是豫樂然。豫樂不出于遊。而休息。是出于助。○言之者歌
味之體也。亦句皆夏諺。○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
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省耕斂不足。巡待述職時便省民不足
不給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至于天下則但巡待以耆甲野
之治否。而為之賞罰耳。○春時舊穀既及。新穀未升。民之乏
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于耕。一年之計俱失矣。
秋時民之所收。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
若不察知預處。則民將有狼狽失所者矣。故省而補助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弱
弱胥護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

亡為諸侯憂 明古 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糧。謂糧糈之屬。明明側目。魏晉相也。讓誇也。慝。怨惡也。言
民不勝其勞而起。言怨也。方。遊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
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參蒙引。今也。諸侯之游觀。則不若先王然。其無事而遊也。君
行則有師旅之從。師行則有糧食之給。非惟供億之煩。民是
出之。而夫征之擾。民是供之。使民之饑者弗得食。勞者弗得
息。明昭然怒目。而視相與譏諷。而民乃作慝。不勝其怨恨焉。
蓋天子之命本教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乃方遊。王命以恣虐
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
析。講若流水流也。後流也。流也。○太全饒氏曰。師行糧食一
而字在中。聞見得是兩事。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
憂。指時君言。○言師行師。斥其衆多。亦非聞句也。○左氏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為師。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參序流連荒亡何如從流下以遊蕩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以留戀而忘反謂之連從獸而無厭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而無厭至于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

析講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謂逐流而上下也從獸之從亦訓逐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參存疑夫先王之遊觀非巡狩則迷職非省耕則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如今時者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也君行先

王之法則亦先王矣不則獨今矣矣君當自勉哉晏子之言如此

析講李衷一曰惟君所行不兼今時之弊看晏子已明說先王無流連云云豈又令君自擇所行乎蓋因景公欲比于先王觀恐其徒托之空言故言先王無流連荒亡臣所為進先王之道可為後世法者至明惟君力行之耳非請擇之說也○此說雖與註稍異却有卓見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

樂郊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音敝大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在辨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泰經開編景公有威于晏子之言而悅欣然以合時之弊為必可去先王之法為必不可行。轉附朝儀之觀遂不復行。乃大戒于國以示更新圖治之意。出會于郊示不敢受居深宮而且優于省民焉。于是始興發命以補民之不足者而行。晏子之言焉既乃召太師而命之曰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君喜得晏子而聞其言晏子亦喜得我而行其志。離其以此相悅之情播之于樂以志一時之盛其所作之樂益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角音屬民徵音屬事君臣以為民為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而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致招尤而取罪也。臣竊解此詩而思之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夫畜君者似于進君而實愛其君也。既出于愛君夫何尤哉。王誠聽臣之言如齊景晏子之相與有威則能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非其上者哉。

○大全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定只末一句見孟子釋詩意。○麟士曰引景公事六段是望其納諫意。然主意亦垂在同民也。○按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一講云時正當春耕故也。口補不足此是景公養前木有事故曰始大是如淡說等講兼取不給說豈一時而耕與飲而省又豈景公遂能終歲兩行乎。○晏子所言致無景公說是臣說其君景公用晏子之言是君說其臣故曰相說樂取招之名欲繼美都俞之意畜君者好君孟子此解以明已之說為好君欲王之悅之也。○存疑景公至補不足是敘景公之事為我作樂何是述景公之言徵招角招何是說其所作之樂畜君句是說其樂章皆是孟子之言末句又是孟子解詩意。

齊宣章全旨

此章總見王政德行之意首二節因其欲毀明堂以引之見能法今綱本主民之意則文王之政可舉矣。○按明堂是周家明堂故歷引周家來說見周之風功宗德相傳無非同民心以出政此王業成而興而明堂亦自來也。王有意于明堂則亦以此心行此政而已此孟子導王之本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宿居之也王問當毀之長且止

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兼人之言昔謂我宜毀明堂寡人以問之夫子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析講齊主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

○孫疏魯封內有太山後常為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禮記明堂位云周制明堂廣九丈之庭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通鑑金仁山曰周世明堂蓋天子

朝諸侯布政之官如一木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窓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于方岳之下

故太山之下有明堂○爾雅土曰若土記賈疏云五尺曰凡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九尺曰筵東西九筵則是不

丈一丈南北七筵則是六丈三尺其餘倣此○東西九筵可容九筵也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

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孟子不毀他小毀只是教之行王政對曰夫明堂者

王者有省方之舉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必

○王之名雖居此堂而行天子之制可也則勿毀之矣

析講孟子從他吹美處引之故以立明堂本意告他講王者

之堂可不重制度只重出政令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

損明堂朝諸侯時事○政令且空說如云燕大號招大興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

矣富人哀此鰥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頌反笱平可反笱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之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一人無

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

小雅正月之篇可也矣

引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其治岐也耕者則節節助法贈送章法繼于九分中取其一也仕者則念其功德世下子孫以祿閭道路樽節處市井則但譏察非類而不加征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則見其流利無禁民取罪心則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于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凡民中惟此四者爲天下至窮困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固皆一時出令無所不周而于此四窮民尤在尤加意而必先焉詩有云笱矣富人哀此鰥獨文必先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所謂士政蓋如此析講耕者九一取平農者焉也仕者世祿報平士者重也閭市譏而不征禦暴而不嚴暴也產梁無禁同利而不專利也罪人不孥惡惡短也此五句是行其所當務下是重其死先發是加意于此非先惟窮民而後行九一也祿之法也發政施仁是虛說不指上辨者五句也

荒類仍窮民無告者多故孟子之言如此蒙引云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也按王制寡孤獨疾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蒙引官養之說本此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

有稟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蒙音拓
戰詩作轉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民曰蒙有

底曰蒙皆所以盛餼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餞也爰於也洛行言往遷於爾也何有言不難也蓋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

如此則其於天下也何難之有

參序宣王聞之而嘆美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真先王愛民致王之道也曰聞善貴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見之行

事王曰寡人有氣稟之疾寡人好貨未免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孟子曲引之曰好貨何妨王政乎昔者公劉能行

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貨詩有公劉處西戎之簡力行宣民之政其民今世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餼糧于橐于囊

之中為遷都計思以戰和具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而弓與矢斯張也于與戈戚與揚俱備也于是左以啓行而遷都

于邕焉由詩直觀之故公劉富遷之時必使民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稟糧而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而

立國興業焉莫非公劉好貨而推已以及人民也王如好貨亦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遂其富足之願焉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是好貨國不足為疾也

析講按此兩節孟子只重一與民同二君處心無一毫物
我之私故不忍使民貧也而使之者有積倉行善有暴糧不
忍使民無室家也而使民無室家者無婦女外無曠夫未必因已有是
好而始推之與民同也孟子曲誘齊王故因其所好而曲
引以告之耳○思哉用光公劉居郭被四戎侵擾民不得安
者而國亦以井振故此時此心思以安定人民而光大其國
家也無怨無曠蓋大王避狄全民不至寡人之妻嫁人之夫
故如此公劉遷國遂開王業大王遷岐遂興王業此意亦要
點在落行曠夫下方與千何有相應好貨與民同是制恒產
薄稅斂意好色與民同是保全其室家各遂其婚姻意未見
既可以王則所以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用娶焉○公劉止
于積倉裹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大王止于及姜女而已
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小如論語中所謂其爭也君子况積
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大土人情之當然
太土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何好
色之有蓋王之權詞中須說得圓活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專感用度奢後而不
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人推歸之篇也古公大王
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滸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
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
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小君言皆所以擴充其
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盡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
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
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
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
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

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
過入欲而在天理其法以疏而實密其事以易而實難學者
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而世

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參序王曰寡人非特好貨也寡人又有疾而疾在好色未免
心惑用後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色亦無妨昔者太王能
行王政之君也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云言公直父因狄
之侵不得已而遷國避難乃來朝走馬率西河之水漚以至
于岐山之下于是及其妃姜女聿來相與擇宇而居當是時
也大主之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室之夫莫非
太王好色而推己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大王與百姓同
之使皆無怨曠之嗟焉于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是好色亦不
足為疾也是在王力行王政可耳能推公劉人王同民之心
即能行文王治岐之政王政行則可

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以毀為哉

析蕭蒙引好貨好色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云

云矣○公劉遷幽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死太王

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崇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

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文王
發政施仁不外乎是○存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
此意孟子時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耳公劉詩
只從故者有積倉兩句看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
民同之意就在其中太王詩只就內無怨女兩句而太王好
色與民同之意即在其中故承之以王如好貨好色云云孟
子于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同民蓋與民同則好
貨不自私好色必有節而好貨好色亦
衰矣此孟子變化人心之術最為巧妙

王之章全旨

此見人君當責難于己的意思上是齊王明于責
人下是齊王昧于處己○體要云四境不治是立
言本旨首節原情本節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斷案全要舉
寫一段有心之詞
心之答的情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參淺說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一事以發之曰：臣有寄託其妻子之衣食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友凍餓其妻子而不恤，王之臣將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託而負之，非可交之友也。以義裁之，當棄絕之，而不與友焉。析講託妻子只是望他照管衣食，非寄于其家也。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餓其妻子，蓋反之日始知彼之凍餓其妻子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參淺說曰：士師為獄官之長，其下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之所當治也。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殺不當，則為君者當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不能盡其職，是為曠職之官，以法論之，當罷去之，而勿用焉。

析講按周禮秋官司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詞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注曰：官中之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群士，訟獄之不决者，致于士師，士師察其詞之曲直以告司寇，于是從而斷之。弊之及，令之施于邦國者，士師則從而致之。何氏曰：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則以法報群士也。掌士之八成者，十刑官也。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八成謂正亂之成法也。一書解詁云：鄉士、掌不鄉之刑獄，遂士、掌不遂之刑獄，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外此則方士、訝士、朝士、皆士師之屬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一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參淺說孟子因問王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甚，而四境之內不治，此與負託之友曠職之臣何異？則將如之何，以自處也？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此豈足與有為哉。

折講大全輔氏曰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四
境之內不治民本藥冷熱也不養齊王身上○饒雙峰曰自
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
是負責又當言如何便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
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子心
之謔則不懼于自責矣然亦耻于下問

所謂章全旨

孟子因齊宣輕于進退人才故發此見故國係于
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世臣也預養親臣只
在慎于用舍刑殺邊帶說戰國小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
以其身立于仇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
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慎耳如不得已四字通章精神
正所謂慎也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總重在察國論上
以見好惡與民同之意親臣世臣合于民之公好親臣正以
親民故直說到為民父母至此則世臣得人民心固結而邦
本不搖故國
可以長保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令**

只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熟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世親臣君所親信之臣
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
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死世臣平
參蒙引孟子見齊王曰人君事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
喬木世臣皆所宜有者所以謂其有喬木之謂
也喬木不過故國之助喻可有可無者也以其有世臣之謂
也世臣忠貞世舊休戚與國同生民是悲藉之此故國所
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世臣本是今日之親
臣今王則輕視臣下無親信之臣是有昔者所親幸進用而
將倚以為心腹之人至于今日已亡夫宣王不知
者親臣尚無及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為故國乎
析講喬木引起之語不重世臣非世官乃賢臣而用之久者
有字直着方此等臣全在君心上培養得來親臣是充腹心

而與國家議者他日為世臣是此人今昔一字指為之詞
要活看不知其亡指官主輕棄大臣言全在不知其亡上見
無親臣非定以亡者為親臣也昔者一旬足上無親臣一旬
○臣有世臣則國亦危半而為故國是有倚賴之以為國冬
長意非但有世臣足以為故國也所謂故國在此不在彼如
驛不稱其方稱其德之類○先語古世之遠棄謂昔者此乃
為昨日何與曰此類下今言也昨日今日見率易之意
不知其亡總見至忽易之甚甚謂知者非真
不知也觀下節註云今不以其去為意可見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聲

平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參存疑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從今以後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
舍之使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棄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親可

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卑親疏之常也然或真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馬踰親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
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參達說曰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後莫若謹之于始是以國
君之進賢也遲疑于差履之際審之又審有如吾之初心本
不欲用而勢之所使自下不得不用者所以如此其謹者果何
為哉蓋自用之而待以不才之位也則謂之尊苟尊其人
則其勢必易以賢一用者是使卑者踰尊矣自用之而尊以
心替之托也則謂之疏故疏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疏
者是使疏者踰尊矣夫一用則有尊卑而尊卑之禮流矣
君使卑者踰尊疏者踰親則謂之不慎與
○存疑不得已者皆無像實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
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這人本是要用的特以欲得

真才審之再三遲慢留難，似于已不欲用，逼于人不欲已，而用之者，麟士曰：此節書只照此節，君進賢如不得已，作一截說，可不慎與？作一截說，自用一詞，是論越而居尊威之位。言用人而悔之後，若皆由不能真之于始，耳故告之以慎，始將使一句正推其當慎之故也。進賢即謂之于尊親之列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也。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友可信，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為者，不得以考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參輔氏慎之，當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拘，一已之私，當衆以衆人之公論。有人于此，左右皆曰賢，恐有賄路未可信也。諸大夫皆曰賢，恐其明黨未可信也。至下國人之公論，皆曰賢，然後從而察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寔，舉親見其為賢焉知之深，而無所疑，然後從而用之。舉之尊親之列，任之重，而無可易，焉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用恐或巧干排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恐或出私毀，勿聽至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而察之，果真見其不賢焉，然後從而舍之，所謂如不得已也。此則下賢者必不進而所進皆賢也。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乎？析講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首親之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左為退，得當下文。幾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正欲其得真賢也。進退相形，非自增一個退人說也。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善之察，亦因國人而後施重國人上節中未寸字勿聽字，然後字察見字，全是兢兢謹慎意，不可

忽也。然後二字當醒出重國人意察之，察其行事之是與
其心術之微細，不外內外之人言中而未其寔跡也。用之是
進之于尊，執之列去之，即是不進，意皆進賢之初一時事
也。進退人才如此，自無誤用不才之患矣。此一節止如不
得已之寔，陳新安曰：用舍之道，衆之于衆而察之，于獨不賢
者，固去之無難矣。賢者必任之，勿或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
此非親信之以一己之私，而寔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
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也。
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重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於用刑亦以此
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君之所得私也
衆序然是不得已之心，用賢當如是也。雖用刑亦然，本

皆曰可殺，恐其在私，忿也。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恐其有
私怨也。勿聽，至國人皆曰可殺，則或當于罪矣。然後察之，
真見其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于己
之私意，而出于衆，則人必論故曰非君殺之而國
人殺之也。用刑如此，其慎而用人，不益可知乎。
所講存疑，因說用人，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合參夫人君之用刑，刑殺之惟天子參論之公。如此然後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直如父母之於赤子，求其欲而
不拂其情，豈不可謂民之父母乎。用人公而民心得民也
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所以也。
也。世臣之係于故國，豈淺鮮哉。
析講按前說退下，亦是進賢意，則如此，下節意側重
討平看須把用刑帶不進賢上說。如此承上，下節意側重
進賢，一連當云如此則人之所進所推而至干人之可殺
可不殺皆體民心以行之，豈非好惡同民者乎。故曰

民父母

湯放桀全旨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便無殺之心孟子以誅字易殺字大有扶植之意亦見得必有湯武之君而後可以行放伐之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

傳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桀說齊宣王問曰吾聞紂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

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一載

湯誓一載武成王書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桀紂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可乎

析諸言主此問見得弑君之事湯

武亦嘗為之便有藉為口是意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

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

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

獨夫所以深警齊主垂戒後世也○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

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紂之暴

則可不然未免承於暴紂之罪也

合參孟子曰臣何嘗可弑君哉顧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

戴君為其能盡仁義之道也若夫賊仁者凶暴淫虐心滅天

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

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吾聞武王

應天順人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衆謂之

君而可弑乎知武王之非弑君則知湯矣

析講此泛論湯武之事非欲言主為湯武也○孫疏此言桀

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悟宣王垂戒于

後也。○觀于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是則桀紂之自絕而非湯武之得已也。○孟子許齊坐明堂而王却不許他故。伐總是在行仁政為重。○**真註**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棄倫為他破敗也。

為巨章全旨

通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意兩節相承。看前節。不如任木。即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意即相呼應。言不愛國。正傷其任賢。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揚之。兩必使字何等珍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則何如何。以與二句上。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入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衆淺說孟子以齊王不能任賢圖治。見而諷之。曰治室必以木。王如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為為惟是木不能勝。巨室之任也。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夫人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而欲遭時遇主以其所學者見之于行。以致君澤民。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所學者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夫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欲其小。吾不知王果何見而如此。析講大全史氏曰言小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任。而小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舍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任也。○工師比賢者。大木比賢人所學者大。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

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

教玉人彫琢玉哉

益 益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鎔二十兩也玉人玉土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

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合衆夫任賢所以治國也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所值之價雖僅萬鎰王不敢自治也必使玉人彫琢之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王之愛玉亦甚矣若夫國家之重賢豈萬鎰賢人之能治國矣齊王之治玉此正宜舍已以任之者也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為徇己之私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則何以故而獨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誠能委任賢人其庶幾乎

析講麟士曰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詞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

使字何以異怪嘆之詞○教字或作乎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強不可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人而不賢期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反覆而中皆有姑舍句雖任賢愛國若分一意寔連貫如此○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齊人章全旨

此章見取國當順乎民心宣主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取一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未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主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序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析講燕主噲因噉毛毒之言而讓國于其相子之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而反攻太子構難數月而國大亂齊

今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之燕十年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蓋燕國自亂齊乘其亂而勝之非真能勝之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參淺說宣王寔有利燕之心乃托天意以問曰或謂寡人勿取以為利不可食或謂寡人取之以為機不可失自我揆之夫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未易勝也乃今僅五旬而舉其成功人力不逮至于此或者其天意欲亡燕以益齊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夫子以為何如

析講取之兼土地人民言齊主本有利燕之心特托天以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

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受命而止之哉

參淺說孟子對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設取之而燕民悅欣然歸附是天與王也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是天不與王也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心猶不忘商故終身以服事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王之道

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武王只是應天順人可取而取初非有富天下之心也文王只是守臣節絕無取商之心孟子只是因取多取之說而及之不得認真說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

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參淺說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王之師豈有他哉特以燕政暴虐民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于齊耳王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政拯之可也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又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王豈得而強取之哉

析講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加深如火益加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左是始勝之日也○水火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似之如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麟士曰揚龜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而已矣三字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則其說而燕民不悅

齊人章全肯

此章見伐國當以仁意齊主與孟子謀寢兵尚欲得燕孟不為齊主謀寢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答齊主所以召兵之由王速出令以下代他盡止兵之策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參序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

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來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庶得禦其兵于未發乎王之問亦畏其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代暴救民為政于天下而無與敵者成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也王者不以之目反乎析講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興也此非真激于恤鄰之義不過借以為詞待之備之也先自失其服人之機會故不免有畏人之私憂臣聞二節詳言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木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

其蘇

書五稽反 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由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參淺說以湯為政于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由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與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歸于市者仍不止耕于野者仍不變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王澤遍及若時雨降于大車有以應雲霓之望而民大悅矣書又有曰後我后后來其謀則其悅之至也何如哉析講蒙引大計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雲霓者仰其來也若望電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者是

雲是竟耳。此言湯之所以為政于天下。處雲竟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征之先其望之切如此。以下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征之後其望之切如此。○其民皆撫恤言民之悅湯本湯心政之行有以服天下。來大意重在已征而慰民之望。一處不可以已。至未至平看。○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繼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度曰待我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于雲竟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來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連說。謂後我后二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一句。只証民悅又寔民大悅之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乏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

果力迫取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重器也。畏忌也。倍地非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方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干里而畏入也。合參今燕無道暴虐其民與葛無異矣。王與師往伐以正其罪亦與征葛無異矣。燕民皆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也。是以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之來。○其與雲竟之望乎王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為天下矣。若使殺害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湯之征葛則燕民不止不樂無憂可乘耳。今又併取燕國加倍其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累而人無望以為救天下之兵出從此起。是齊寔挑動天下之兵而不免千車畏人也。

析講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亦殺也。下做此故下云止其重器。麟士曰下及後非假也。小器烟父兄子弟及字有味。此節要見得與上節湯所行相反。今燕二句與上湯之征

葛無異也民以為將三句與上東面而征至望雲何無異也殺其父兄四句則與謀其君四句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若者未事之詞是不班前不立君住兵其國據掠老少奪其宗器故孟子教他出令止兵或作已然說恐非不行仁政亦不指平時說只是不誅君弑民而殺父兄之類便是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參淺說天下之兵已動矣為今之計王當速出令以曉諭國人反其旄倪之已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于燕臣民之眾擇其賢而賞立者置為燕君而後引兵去之以示土地人民財貨無所利焉則燕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

猶可及其兵之未動而止之也特爾侯之策如是而已否則王如彼何哉

析講陳新安曰如此區處甚無利于燕庶幾湯誅君弑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進止諸侯之兵矣○存疑此條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出令包下三事猶可及三字最重對上速字看緩則不及事矣○饒雙峰曰當時只是子嚙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以賞誘子嚙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也若殺父兄云云是滅其國矣○止字應補字

鄒與章全直

此章見入君當行仁政以順民意上節穆公欲歸罪于民中節示以民之義下節示以得民之道穆公全是責民孟子知非有司而責君之行仁是為本原之論重君一邊緊要且出爾君仁政則出爾之仁親上死長即反爾之義章內則一有責有司惟上慢殘下暴君及有司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闕闕聲也穆公鄭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衆直解鄒與魯開然交兵而戰爲魯所敗那穆公問曰今茲

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若二十三人而民莫有爲之死者也

將誅之則人衆而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

此疾怒以視其死而不救情逆甚矣不正其罪無以謝有司誅之乎且止嗚如之何則可也

析講疾視句言今日不爲後自計○開不成戰也○莫爲之

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爲之死非無一人死于戰也如之何

則可言何如處之爲當可使刑不至戕民亦知罪穆公隱然

有尤民之意○註民怨其上有尤民之意○註民怨

其上意在下節勿露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之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

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大音扶

轉饑饉饑饉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參差說孟子對曰夫民之疾視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者既以饑饉之故轉轉于溝壑之中壯者雖

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死亡困苦如此豈非

君與有司所當共恤也而君倉廩之粟自實府庫之財自充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也是君也。滕士曰莫以告句甚重是論與民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日出平爾反平爾。○體要此正與上節照看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二人孟子便說死子凱成者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教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之意。○曾子之言本兼德怨孟子引之重怨字一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參序由此觀之民之不救有司者由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司之所以不知恤民者由君之不行仁政耳君若自反而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不敢不以君心為心皆愛其民斯民亦愛有司一當危難之時無不親其上死其長直。○如子弟之衛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

析講淺說此長上徇情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者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在也。○君行仁政兼平時則薄斂以厚民凶年則薄斂以恤民說陳新安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子對鄰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滕文章全旨

此章見立國者貴乎自強首節文公欲事強以保國依勢之在入下節孟子欲其自強以保國憑理之在已與民守之三句最重即下章所為彊為善效死而民弗去者是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滕國名

合參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于齊楚而居乎三本國之屬將兩不事之則勢孤而難以自免欲並事之又力薄而有所不能今欲擇一尤強者而事之以為自全之策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夫子為我決之。

林滿事齊事楚是于並事之中欲
釋之強者加厚之庶得有所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
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死得其心者不
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參序孟子對曰依于人以苟安總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
非吾智慮所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二道焉勝國雖小
有斯池在如鑿之使深也有斯城在如築之使高也地利已
可恃矣于是率其民而與同守之設或變故之臨君必效死
守國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危難亦弗委去此則以我之
人和保吾之地利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為者耳
析講是謀何非自謙短于謀也是言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

耳無已一說也轉語蓋言無可奈何却有自立之策○鑿池
築城守之具也與民守事其民以守也兼君民在內玩一與
字可見此帶上句言備示着力效死而民弗去是變故之時
左着力效死指君于效死中見守義之意弗去指民于弗去
中見愛民之意○太全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
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勿去人和也復效死
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南軒張氏曰鑿池築城
與民效死以守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則
是所為見除此別無他計與是謀何正相解應○蒙引嘗疑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驟文欲事齊楚而孟子乃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又何與盡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
也但文公全憑太國之援以能保且夕之無事
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稱以所缺者嚴之

滕文章全旨

此章見守國者惟為善可以自信意文公以築薛
為恐而欲求免患之策則于前章守國之說亦不
能為矣此外只有遷國一策故舉太主遷岐之事告之而
二節則勉之為善以自盡也○太全胡氏曰前章是守義愛
民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入此章勉強為善當盡其

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天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知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參趙注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西境今齊人併得薛
將築其城以逼于滕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陵益迫吾甚
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也
析講薛任姓之國奚仲傳之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函同

邠地名言太主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參序孟子對曰故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主居邠狄人每
侵擾之而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斯其
時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善謂可以興起王業揀擇而取之
乃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
析講按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之常法彙解據後來

太主遷岐以開王業便似擇而取之其寔是不得已○此章
引太主事重在要他如太主為善不重在要他遷國蓋滕無
所遷之地也且此節只序事正意仍在下節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

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主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
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
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
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
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參趙注至于後來周家興王則太主為善之所致耳使為君
者寔能修德行仁如太主為善則不王于其身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若周家矣然為善得報理之自然而修德望報非君

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基業于前，而垂統緒于後，只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與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今齊強滕弱，豈固不敵？君之力能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法。太主之所為盡，其在我，以遺後世而已。蓋為善以固人心，乃圖存之要策。毋使傳于所難必可也。

析講蒙引：荷為善是不為善人害人之條，而廣為積功累仁之圖。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也。以此垂之于後，即謂之統緒。繼為此善，可傳一時，可傳後世，要看為守。只是為此更不必念及成敗。○此處太主遷岐之事，是得遷非易事，即賢聖太主亦不得已，而遷耳。後來與王却由于修德行仁，可見在德不在險。正死可守德，可備意末二句，甚重欲。滕文法太主強為善耳。荷為善三句，據理如此。若夫成功句，又見大必不負為善之人。君如彼何哉？即太主不得已，意強為善，因國小鄰強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強字，不但恐其不用力也而已矣。三字見盡我本分修我實事，原非教以遷國也。滕不比太主時有所遷之處，正以斷文公能傳一念引他，一心為善，以肯守耳。○為善精德政言，非謂遷國不爭為善也。為善必有王難為太主避狄而言玩，苟為必有諸氣，却是概說觀註。言能為善，則如太王云云可見。太王與王意上節非擇而取，內已有之。創業垂統泛言，不指遷國。圖存言，也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傳之于後，謂之統緒。在後人使之可繼在我也。創業一句，應為善說。若夫成功句，應子孫必有王說。

滕文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當審經權之宜在如之何，則可句。存之權守正，後死之經末。節欲其擇而取之，重守邊。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

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參說說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焉如之何則可是文公蓋欲于遷守之外求所以自全之策也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時侵陵之初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不得免焉再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奇獸也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寶玩也不得免焉人王乃統屬其國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人吾聞之也君子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豈獨忍之乎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于難則汝輩皆有君矣于是去邪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但見邠人皆曰吾君平日愛養吾民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于是從之以遷于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古

人迫于難而遷國以圖存如此析講按何患無君此講大是舊講似委之狄人一般驅吾赤子以饜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謂居此土有君難此土便無君以為憂思我將去之大家共圖安樂處也太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惜別之象○仁人也就平日言方見感人有素意不必兼今日言失猶舍也○東陽詩氏曰太王當時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界木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祚君

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參淺說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世守之者非吾身所能專也設有患難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守正以何國者又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九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參序蓋遷者權也守者義也君請審已之力觀勢之便擇於斯二者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可也外此則非吾所能及也

平公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故孟子以天命自信正是本領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于人末節因有所告而歸請天行義在我用舍在人而主宰者則在天也平公將見魯將用孟子行道之機也孟子厭則臧倉憂故以踰喪之說進孟子不用則樂克憂故以貧富之說進然樂克不求勝臧倉則天也○通章以天字作去全以天字作壓

倒變人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蔡溪說樂正子仕于魯稱孟子之賢于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一出必入甚不輕也他日凡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往見孟子倉沮之曰君于乘之主也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為輕身之貴以先加禮于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為賢乎使其誠賢則倉聞賢者之人其所以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使厚薄一致者皆禮義也則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母厚過于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所謂禮義則不得為賢者君何輕身往見哉公曰諾遂不往見焉析講玩將字便有猶豫意所由開俾人窺伺之門而倉作為不知以請而究其所往也禮義所包者廣但倉所謂禮義只是就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上見耳豐儉中節便是禮其厚薄合宜便是義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參淺說樂正子乃入見乎公曰君向也欲見孟軻今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孟子為其賢也今有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一體今乃厚母薄父違禮義之中未得為賢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之所謂踰者豈謂前以士之禮喪父後以大夫之禮喪母前以士之禮祭則三鼎所以為薄後以大夫之禮祭則五鼎所以為厚與為士為大夫喪禮各有分制賢者固不得而為也曰此言否也

寡人謂其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非士與大夫所得拘而孟子後喪其美過乎前喪之不盡美也曰非可以此之故謂之踰而諶之也蓋其時乎喪父則為士而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時乎喪母則為大夫而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是皆出于禮義之當然非賢者不能得其宜也君何惑焉

析講以上二句且虛下三鼎五鼎乃其寔也四句俱是祭禮然非問詞亦欲折倒平公也貧富不同有云使時皆貧而獨有厚千母使時皆富而獨有薄千父這便叫踰數語挑剔踰字極明白○何哉君所謂踰言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何事也○饒雙峰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膚羊肉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淵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參漢說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皆于君君已為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曰凡人之遇主而行或有人屬機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入沮抑而尼之者然其人之行也非人之所能為使能為尼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侯以行吾道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吾卜與子安之而已于倉又何責耶

析講朱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騁入天以定分言此亦在夫之天雖以理言而寔兼平氣者也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樂

正之言未幾有尤人尤人意故孟子援天以曉之全得孔子告景
伯家法使字含稱道意尼字含嬰誣意行止即當出處字看
在賢者身上說遇字有君臣契合而吾道得行之意非止
見也○按行或句對克告于君二句說止
或句對變人二句說行止句暗含天字

孟子卷之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孟子', '卷之二', and '梁惠']

